



Immortal Art

不死的艺术

◎ 本刊编辑部

艺术是什么——关于空间和体量的构成吗？色彩与光线的关系吗？是一个理念，一种形式，还有一段过程？当我们怀着诚挚的感情和客观的态度，去对人类文明史上如此重要的内容下一个定义时，所有的理论都在瞬间失效，而每一个界定的企图都是如此苍白乏力。以至于我们难以描述那些被无数时代敬仰和追求的艺术究竟是什么。

那就让我们回到艺术作品本身吧，看看那些今天已经老去的艺术家们，在我们生存的这颗星球上究竟留下了什么：

1968年，在美国纽约的杜旺画廊举行了“大地作品艺术展”，由此宣告了一种新的现代艺术

形态——大地艺术（或称为地景艺术）的出现。作为极少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这些活跃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艺术家们，选择从画廊、展厅和博物馆出走，在自然场景中去生发和探索艺术的新可能性：沙漠、丘林、原野或海湾，都可以成为他们创作的一部分。

这种结合了广袤地理空间的新兴艺术样式，也许初衷是为了反叛一成不变的艺术传统，也许灵感是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时空概念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大自然的依附关系所带来的视觉震撼力和磅礴气势，是之前的任何一种艺术样式也无法比拟的！

然而，就像著名艺术理论家罗伯特·休斯在《新艺术的震撼》中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超越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大地艺术在很短的时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当代艺术更加变幻莫测的新思潮和新形式。艺术的发展原本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大地艺术面向自然和更开阔空间的创作，作为对展览和收藏机制的置疑和反抗，在与摄影的结合中，虽然得以向世人展示，但同时也不免进入了艺术市场的流通，最终还是无法成全艺术家们所坚守的艺术的自由、独立和无价！

但同样是值得庆幸的，在继之而来的五十个头年里，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更加敏锐。生态保护被纳入世界的议事日程。艺术家也以个性化的形式反映出他们对此的不同认识，这些都无疑从某种程度上回应着大地艺术对环境 and 自然进行关照的艺术理想。

也许，艺术就是那些让我们无法剥离、深入记忆而充满期待的东西。它将永远不死！

Land Art in Compression 压缩中的地景艺术

◎ 高千惠

1889年凡高画了有名的《星夜》，眩目的涡旋状星空逼进地面。蓝色环般的外光与核心的黄光，恰恰是一幅天景奇观。2004年，陆续由哈伯望远镜拍摄到的星尘景象，例如银河系外的麒麟座V838恒星的爆炸图，以及比云河更大，具有十五万光年直径，三十亿光年之遥的蓝指环星系图，均呈现出一团团卷云带丝、电光并发的星图，以及蓝光拥抱黄晕的环状奇景。凡高画《星夜》时，生命已接近尾声，仿佛1889年那一夜的凡高，独得天宠地以肉眼看到宇宙星云诞生的景象，遂画出了这幅充满能量的“天景图”。天景艺术与地景艺术，是天人相视的交往，在当代艺术发展史上，是一支探讨宇宙观的艺术，也是地球上的艺术家试图展现新人造景观，让外层空间的莫名之眼也能回眸望到一幅幅的“地景图”。

在近代艺术史上，地景艺术是一支不同于其它流派，具有与宇宙文明对话欲望的艺术运动。它的出现时空与太空科技的研发有关，如同当代艺术对医学生化科技与计算机科技充满撷取使用的年代欲望一样，二十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出现的地景艺术，与当时的太空科技研发不无关系。

20世纪中期以来，美苏太空科技在竞争下展开许多突破性的研发。从艺术史上看当时艺术主流与科技主流的对话，会发现两者之间的断层。艺术史不会终结的原因，是因为远距的观看角度，反而可以看到年代不敢暴露的真实。如果21世纪初的艺术能依附科技成就，形成一股艺坛新兴主流，那么，二十世纪战后的科学研究主流对当时艺术的影响，显然被有意忽略了。60年代至70年代这段艺术史，是在冷战的低压气氛下产生的，也因为压力，它没有80年代之后艺术的快速世俗化。从抽象表现主义、极限观念到地景艺术，在艺术画面或境界上的追求，不能说它们未曾企图与当时的科技主流对话，但目前的艺术史，却膨胀了艺术界本身的历史空间，忽略了科学里的艺术世界，以及科学对艺术的时空概念之影响。

1955年，克来门·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介定“色面绘画”(Color-Field Painting)一词，德国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开幕，爱因斯坦去世。1956年，原子反应炉在法国与英国激活，微中子生产，抽象表现主



义的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去世，第一件由雪胡弗(Nicolas Schoffer)作的电光雕塑《Cysp1》诞生。而后，1957年至1977，科技大事几乎都是以太空发展为主，其间1968年的月球登陆，更为天文科技史掀出断代成绩。60年代后期的西方抽象艺术，事实上已有一些艺术家脱离波洛克式(Jackson Pollock)的心绪行动绘画，而显现出新宇宙空间论的影响。1969年萨姆·法兰西斯(Sam Francis)

- 1、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编织的长达39.4公里长的栅栏 克里斯托·贾瓦切夫
- 2、Drammen1—drammen/oslo 托马斯·史图斯
- 3、穿越 希瑞恩·耐希特

的混沌色块之《可爱蓝境》，维多·瓦萨里(Victor Vasarely)欧普设计式的《膨胀》，改变抽象艺术惯用的《无题》编号，都反映出平面绘画领域对新空间观的图绘解读。台湾刘国松之抽象艺术，在其旅居西方时期，亦